

浮生记

祖母的季节

□苏童



挂在门楣上的粽叶已经发出了灰褐色。风飒飒地吹着那捆粽叶，很像是雨声。真的下雨了，雨丝白茫茫地扫过村弄，在我家门前织起一张网，那捆粽叶又沙沙地响起来，像是风声了。祖母坐在门槛上，注视着檐下的雨水像小瀑布一样跌落下来，汇在石砾路上，匆匆忙忙地流走了。入秋以来不知下了多少场雨，村落水淋淋地蒸腾着雾气。村外五里外的白羊湖从早到晚都在涨潮，潮声越过空旷的黄沙滩和玉米地，在我们村子里回响。祖母一直在倾听那声音。

很早以前祖母就聋了，但是那个秋天她说她什么都听见了。每天早晨她被雨声和潮声惊醒，便对灶边烧火的母亲说：“凤英子，今天我要走了。”

祖母天天坐在门槛上听雨，神态宁静而安详。那捆粽叶在门栏上轻轻摇晃着，被雨濡湿了，不再响了。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。去年秋天是我祖母的弥留之际。我们家的人都记住了那些下雨的日子。

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。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，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，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。我走过去把手伸进

木盆，挨祖母骂了，她不让人把码齐的青粽叶搞乱了。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“小脚粽”，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。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，塞紧包好，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。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，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，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，挂着香喷喷、沉甸甸的。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，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。我跟着她。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，然后赤脚踏过一片浅水，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。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子。

“这水里有小青蛇，我看见过。”祖母说。“你不怕吗？”我看见祖母踩在一片暗水中。“小青蛇不咬人。小青蛇游过的水里，长苇子都是甜的。”祖母采着白羊湖的青粽叶，时不时俯视身下的湖水，湖水波动着，把她穿蓝袄的影子搅碎了。有一次她俯视着那个影子，突然手里抓的苇叶掉落了。祖母站在湖水里颤抖着，告诉我她刚才看见了祖父的脸。她说她没有眼花，那确实确实就是我祖父。“老人家来拉我走了。”祖母对着湖水自言自语。她一笑起来脸上便苍老了许多，那种笑是

又凄凉又欣慰的。

我记得祖母的头发就是那个春天白的。她常常一个人到湖边去，去很长时间。有一片芦苇的叶子差不多让她劈光了。她赤着脚站在冷冷的湖水里，俯视着水面，说她又看见了老家伙的脸，湖上下网的人看见我祖母在水里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哭的，都说她的眼睛也许真看见了什么。

祖母在连绵不绝的雨声中继续着她的梦境。我祖母清贫了一辈子，没有留给家里任何值钱的物件，连唯一的金锁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只有一捆一捆的旧粽叶还挂在我家的门楣上，沙沙沙地响。

在长长的秋天里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，总能闻到白羊湖边芦苇的清香，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浸润着这股清香。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，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，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“小脚粽”。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，走过村弄，在白羊湖一带燕子样掠过。走过春天走过秋天，即使在白羊湖外面的世界里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。祖母的坟在白羊湖边。坟上长着一株娇黄的迎春。没有青草，青草还没有长出来。

笔记

海岛写作

□李 晓

我想在海岛上写作，文字里有海水的气息。

晨光熹微中，海水呢喃，有一个朦胧的人影，他在海岛上漫步。那是在浙江舟山的一个海岛，一个文友住在那里三个月了，正创作一部非虚构性文学作品，大海的海声，让他的文字滚滚而来。岛屿上的写作，海水苍茫中，每一个字里，都有潮水的气息。

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，是一部纪录片电影的名字，纪录了六位作家在海岛写作的故事。

两年前，余光中先生走了，而今读他的文字，还有海风海潮的气息。

有一年春天的黄昏，我在厦门的鼓浪屿看晚霞，等晚霞消失以后，我通过路人指点，路过了诗人舒婷在岛上的居所。我看见一栋别致的小楼掩映在树荫葱茏中，屋里的灯亮着，里面还漫出琴声。在鼓浪屿海岛上的人家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钢琴，琴声流淌中，仙乐飘飘的海岛，浮在蔚蓝的大海上，这情景如梦如幻。我在门前徘徊，张望，最终，我这个陌生人的脚步没去打扰那个一直娟静姿态写作的作家。《熬至滴水成冰》，这是舒婷的一篇随笔，我在文字里，感受到了海水的动荡起伏，也感觉到了一颗悬浮的心，最终平稳落到海岛上的安宁。

我去威海，见到住在那里的一个文友。文友告诉我，他常常带上电脑，去古树参天的刘公岛上写作。当文思枯竭，望海水苍茫，就感到那些文字从心里涌来。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。他说大海有一个磁场，就像月亮对于潮汐的到来有牵动，人在大海边，感到人的渺小，可同时，大海也给人以力量，通过文字表达自我的存在。

而更让我向往不已的，是一个海南的作家，他在海岛上有一所漂亮房子。白天种蔬菜，关心蔬菜长势，晚上写作，关心灵魂落地。入睡前，用海水洗澡，他说海水可以消毒。我真想联系一下他，能让我在海岛上居住几天，把灵魂融化在一片蔚蓝里。

“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……”每当读到曹操的《观沧海》，我的血液里就有潮起潮落。

每一个写作之人，都有一块自己的福地。在海岛写作，让文字与灵魂相携相拥，并有海潮相守护佑，真是人生一大享受。

岁月留痕

三代人的暑假

□余 平

暑假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，每个人的暑假都是值得回味的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父亲上中学，那时物质匮乏，人们生活水平很低。学校为了改善师生的生活，把一栋废旧的仓库改造成了养猪场，每个班养两头猪。到了暑假由班主任挑选十几名学生负责假期养猪，分成两组，一周一轮换，一直轮到新学期开学。父亲说，他初中三年每年暑假都去学校养猪，虽然时隔几十年了，父亲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。我以为养猪很简单，给猪喂食就行。父亲告诉我，养猪有很多学问，夏季养猪要预防猪饲料如豆渣、青饲料等腐烂变质，饲料要保持通风干燥，熟饲料要当日喂完，在喂法上要定时，每次宜少不宜多，每次让猪吃净，猪舍要经常清扫，定期消毒。父亲说：“我们班养的猪一个暑假后长得膘肥体壮，而同年级其他两个班养的猪却不怎么长肉，他们于是专门向我取经呢！”父亲说这话时满脸的自豪，他绘声绘色地说：“我于是告别别班同学，把猪舍改小点，猪的活动场地小了，吃饱则睡，睡过了就吃，增重自然快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初中，那时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起五六十年代有了很大改善。我们在暑假可以玩捉迷藏、老鹰捉小鸡，可以抓知了、捉黄鳝，可以打扑克、下象棋，还可以痛痛快快地看电视。那时家庭里国产的黑白电视机占多数，大多是12英寸和14英寸，我家的是上海产的金星牌电视，需要换台时得走过去拧频道旋钮。这台电视机陪伴我度过了八十年代一个酷热难当的暑假。在那些暑假里，我看过至今都堪称经典的翁美玲、黄日华版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这部电视剧让街头巷尾到处回荡着《铁血丹心》的主题曲，我记得我们当地电视台曾经是一天连播八集，我坐在电视机旁忘记了吃饭睡觉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心中开始有了英雄情结，开始迷恋黄蓉那般的女子，开始向往仗剑走江湖的逍遥生活。

女儿现在也上初中了，她的暑假生活比我那时要丰富。女儿不但可以看电视，还能上网、玩平板电脑。女儿喜欢网上购物，每年暑假她都会把积攒了一学期的钱用来网购，买她心仪的宝贝。女儿暑假经常通过班级QQ群与同学交流，同学们在网上聊得热火朝天，共同分享暑假的快乐。暑假里女儿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她参加过暑假的游泳培训班、葫芦丝培训班、美术培训班，学到了不少书本里没有的知识。

我家三代人的暑假自然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，也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。三代人的暑假里有不同的故事，也有不同的欢乐。

片断

闲话两则

□人 邻

麻雀

夏收时候的麻雀，尤其可爱。麻雀飞来飞去，眼睛其实“刁”着呢，哪些麦子熟了，熟透了没有，麦粒好吃不好吃，麻雀一眼就能认出来。麻雀去年就记住了这块地，记住了那个浇水施肥的勤劳的人。懒洋洋没精神的人，麻雀也是不喜欢的。麻雀旋着，左旋，右旋，瞬间落下来。麻雀的落，是奇怪的，不是慢，减速，而是近乎加速中，忽地一下落了。麻雀会非常准确地落在一根秆子粗壮的麦穗上。落下了，麦穗晃着，晃着，麻雀也随着晃。也有顽皮的，有意在爪子上用点劲，摇着、摇着，舒服的呀！待麦穗静止了，麻雀左右看看，喳喳几下，才“啾”地啄一下。太阳暖暖的，麻雀“啾”一下，“啾啾”两下，再“啾”一下。小脑袋聪明的，羽毛干净的呀！真是幸福的夏天。

几棵树

迄今不知道那是什么树。只是觉得怪，有个性。寻常的树，槐树、榆树、柳树、苹果、梨树，即便是枣树、柿子树那样，有稍稍的别样枝条，也没有这树枝条的怪。这树几乎不可理喻，所有枝条没有一枝是顺的。孩子幼稚的涂鸦也不过如此，笔的生涩，停停走走，半画不画那样。工厂的废旧仓库里，粗细的钢筋铁丝，乱糟糟那样的别扭，也不过如此。每每经过那几棵树，总是会看上一会，想些什么，也总是没有想明白。几棵树的分布，也是奇怪的，是一棵一棵、和另外一棵。是谁把这几棵树，种成了这样。不亲近，也不冷漠，说不出的样子。人世间，能找到这样的三个人么？也许。

声色

高更：

我的生命如此清醒

□吴晓云

说起高更，就避不开伟大的梵高，他们一起在阿尔生活了几个月，共同追求向日葵、小酒馆、绿色的原野。阳光下的光影既有明亮的色泽，也有暗黑的陷阱，天才与天才似乎永远不相容。

1890年7月，梵高用手枪抵住自己的头，扣动了扳机。1891年，高更漂到遥远的塔希提岛，远离文明，遁迹蛮荒，太平洋深处的这个小岛成了高更永恒的归宿。

无论是阿尔还是塔希提，都是他们想象中的避世桃源，梵高与高更，殊途同归。

高更与梵高一样，一直喜欢艺术，一生贫病交加，因为画风前卫，作品没人买，生活拮据。他们也许从未想到，自己的作品在死后拍出天价，他们的传奇至今没有褪色，而默默无闻的塔希提岛，因为高更名噪一时，成为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。

《塔希提少女》是高更名作，两个土著女人肢体浑圆，憨态可掬，自然平和，优雅庄严。高更在技法上独树一帜，用古埃及壁画的平涂手法表现古拙之美，线条古朴有力，色泽对比强烈。这是充满异域风情的人生，这是高更心中的伊甸园。

高更曾经短暂回归巴黎，从大自然回归灯红酒绿，他更加厌恶文明社会的虚伪，重返太平洋深处的小岛，抵达比塔希提更加遥远的地方，每天享受灿烂的阳光，感受纯朴的人性。梵高已经死去，高更还在用画笔涂抹人生，他的作品甚至没有西方美术的透视，没有油画色彩的层次，这些古朴的线条在明朗的画布上熠熠生辉。

众人皆醉唯我独醒，艺术家的痛苦在于清醒，而在别人眼里，这种清醒却是“疯子的特征”。有的对物质清醒，比如莫兰迪画了一辈子瓶子；有的对情感清醒，比如柯罗终身未娶；有的对艺术本身清醒，比如梵高用向日葵和星空成就了自己的独特。而像高更这样，对生命如此清醒，远离文明，拥抱纯净，达到了众多艺术家难以企及的高度。哪怕付出无人懂得的代价，贫病无依，一生孤独，依然义无反顾。



油画《塔希提少女》。

工匠

慢时光

我住长江边

□谭水艳

的渔屋若隐若现，展现出了海市蜃楼般的奇观。它给予我的视觉冲击，只能用震撼来形容。

江边，任何时候都不寂寞。晨间，早练的人唤醒了江水；白天，忙碌的客人路过，总忍不住停下脚步，到江边走上一段路程；傍晚，工作了一天的人们，或三五成群，结伴散步聊天；或独自一人，沿着江边漫步，享受着安静的时光，放空身心；至于码头，本是长江要塞，一天的热闹自不必说。

许是受到长江水的滋养，长江边上的人也有了长江的气性——雍容、大气，懂得享受生活。江水涨涨落落，牵动着每一个江边人的心。每次江水水位的变动，总会引起大家驻足议论。涨水之时，江边便多了许多人前来夜钓。渔之乐，旁人无法体会。旁人却自有旁人乐法——观渔之乐。好奇之人，静立一旁悠闲观渔。而这里好奇的人特别多，所以总能见到一群人静静围观一个钓者的情形。旁边随主人散步的小狗也静默

一旁。然而，它们终究耐不住寂寞，不一会便呼朋引伴，在水边飞奔撒欢。

长江是有生命的。傍晚，静坐江边，江风拂面，一天的疲惫和烦恼便随风消散。双脚浸泡在江水中，感受着长江的情绪。有时，它温柔地晃动，按摩着你的足底，轻声诉说着它的故事。一阵长笛鸣响，游轮轻轻游过。江水突然沸腾起来，一下下有力地冲击着岸边，溅起一朵又一朵浪花，向你扑面而来，让你感受着它旺盛的生命力。

长江水不休不止地奔跑着。我看到的长江水，只是长江水。只有长江知道，我看到的长江水，已不再是之前的长江水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看到的，只是它的后浪。

长江不眠不夜地唱着。它的歌伴着长江边上的人们度过了一段又一段快乐或忧伤的岁月，见证了长江人越过越红火幸福生活。

我住长江边，我爱长江水。